



(宗)

- ① 同上
- ② 參見本書第一卷《太虛大師遺教》
- ③ 第一輯，第110頁。

太虛法師初到廈門之回憶

- ④ 同語五輯，《五菩薩傳》
- ⑤ 《無量壽經》卷下
- ⑥ 第三輯，第301頁。
- ⑦ 同語五輯，《菩薩地持論》
- ⑧ 《古書奇品錄》卷十二。
- ⑨ 《辭源》。

已經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那是一九二六年的秋天，我正在初辦的閩南佛學院求學。有一天，忽然聽說我們仰慕的太虛法師要到廈門來了。他是應新加坡縑素之請到那里講經，歸途經過廈門的。我們的院長常惺法師得到這個消息，立刻和當時南普陀寺方丈兼閩南佛學院創辦人會泉法師商量，打算趁這機會發起一次隆重的歡迎，來促進這個孤島佛教的發展。消息傳開以後，廈門各界也都震其名而願意參加歡迎的準備。時間愈來愈近了，據說太虛法師將乘當時航行遠東的荷蘭輪船德加大號於十月某日到達廈門。

於是以閩南佛學院的師生和南普陀寺的全體僧眾為主力，加上廈門大學少數師生，以及廈鼓各佛教團體居士寺廟僧眾，組成了龐大歡迎陣容。恰巧這時由閩南佛學院部份老師在漳州南山寺創辦的南山學校（當時教職有覺三、達如、廣箴、瑞今、林林、純潔、聞達等）得到新加坡轉道和向經濟上的大力支持，朝氣蓬勃地發展起來，最引人注目目的是新成立的南山學校軍樂隊。為了參加歡迎太虛法師，由當時教員林林（林居士曾和蘇秋濤、虞佛心三個閩籍學生在太虛法師主辦的武昌佛學院攻讀一個時期）

本則專照原由表更！

量「不為自」未安樂，且願來生與樂苦。」

其實，我不面的一回，最苦表盡了轉轉的期望，

盡此一轉也 同主發樂國

千萬三劫苦 苦言與聞苦 悉發苦與心

「主」言三罪章 願為十式制 土歸四重思

「土來不」的感四願望，

且，業為消消轉轉對消轉轉的「發願文」

即願量大乘轉轉轉轉的表更。

率領軍樂隊提前到廈。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德加大輪經過廈門，因為有幾天停留，南普陀寺的會泉，轉逢、常惺諸法師和廈門名醫王極邦居士等，登輪迎接，請太虛法師先上鼓浪嶼日光岩休息。當時日光岩主持清智上人也竭誠款待。

那時廈鼓海上交通還沒有輪渡，連固定的碼頭都沒有。太虛法師歡迎會事先租好一艘小型的電船，供法師自鼓浪嶼乘坐來廈。

十月二十日早上，這一天秋高氣爽。廈門「島美」路頭，真是人山人海，萬頭攢動。只見法師身穿一件黃色僧袍（海青），看來只有四十上下，步履安詳，露着微笑，向週圍羣眾台十致意。他眼上架着近視鏡，嘴上留着八字鬚，從容不迫地走上岸來。預先佈置在岸邊的鞭炮齊響，把碼頭上的歡迎氣氛推到了高潮。

一九二六年的廈門市街，還是五口通商時期的模樣，新的馬路建設還沒有出現。街道狹窄曲折，連陽光都照不到。環境衛生之差，也就可以想見。這和今天的廈門相比，真有天淵之別。今天從廈門渡輪碼頭乘公共汽車到南普陀，只消十分鐘，而當時步

林子青

行却要走兩個小時。加以觀衆萬人空巷，爭覩這位「生佛」的丰彩，於是道路擁塞，隊伍行動更加緩慢。由於佛教徒想以散花表示恭敬，廈門的鮮花就被搶購一空了。

歡迎太虛法師的行列，以漳州南山學校的軍樂隊爲先導，一路由居士散花，不斷的鞭炮聲震撼着廈門的大地。太虛法師走在歡迎僧衆的前面，繼之是男女居士和看熱鬧的市民。越過廈門八景之一的鴻山寺——「鴻山織雨」，穿過古鎮南關，在數里刺桐夾道的古廈門市街行進。這種光景只有普陀山六月香會的最盛時期差可比擬。最後越過蜂巢山到達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背山面海，巍巍五老峯壁立千仞，其下是七堂伽藍，參差錯落，自然形成一座鷺島名山。這座古寺，相傳創建於唐，稱普照寺。宋時曾文翠居此，稱無盡岩。當時孤島荒涼，遊人罕至。滕翔有一首詩贈文翠云：

海翻波浪繞危峯，無盡岩前世界空。

不是灰心求佛者，片時難住寂寥中！

過了幾百年，到了清初。靖海將軍施琅自台灣班師，重修普照寺，供奉觀音菩薩，改稱南普陀寺，以至於今。乾隆時某名士曾題一聯云：

滄海臨門，風引慈航個個；

層巒倚壁，泉飛法雨絲絲。

這是一幅多麼美麗的南宗山水畫！

太虛法師入寺時，鐘鼓齊鳴，香烟繚繞。他在莊嚴雄偉的大殿禮佛後，接受學僧大衆的敬禮，然後被安單在南普陀寺西北角最幽靜的一間關房中。這間關房緊靠海印樓（方丈），前後二間。前爲佛堂兼會客室，後爲首座臥室，禪房佈置，清淨莊嚴。後房有門通一盆花、魚池，奇松怪石、佈置幽雅的后院。兩年後弘一

法師到南普陀寺來，也是住在這裏。

第二天（十月二十一日），南普陀寺柬請廈門商學各界領袖，在南普陀大殿舉行歡迎大會，大會由常惺法師主持。當時德高望重的廈門商會會長洪鴻儒（曉春）代表各界致歡迎詞。繼請太虛法師講話，由廈門大學哲學系學生林黎光譯成閩南語。講話的還有廈大校長林文慶和寺主會泉法師等。

這樣隆重的盛會爲閩南所少見，我記得《大會歡迎詞》是當時副院長覺三法師執筆的。因爲《歡迎詞》是我抄的，我還記得這樣的大意：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天帝洒掃，玉宇無塵。太虛法師，弘法星洲，載譽歸來，途經廈門。四衆聞訊，歡迎鼓舞。幸樓船之暫駐，竟飛錫以來臨。本日就南普陀，召開盛會，略表歡迎。喜羣賢之畢至，結南國之勝緣，可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謹掃清淨壇場，愿聞生公說法。……」

是日就南普陀「無我」堂，舉行隆重的歡宴。參加作陪的有廈大校長林文慶、教授周樹人（魯迅）、孫貴定、張頤（眞如）、沈士遠、莊澤宣、顧頤剛、陳定漢、羅常培（莘田）、繆子才等。

近讀魯迅《兩地書》，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致許廣平的信上，提到太虛法師到廈門的事。其第五八通的信說：

廣平兄：

伏園今天動身了，我於（十月）十八日寄你一信，恐怕就在郵局裏一直躺到今天，將與伏園同船到粵吧。……

這幾天此地正在歡迎兩位名人，一個是太虛和尚到南普陀來講經，於是佛化青年會提議，擬令童子軍捧鮮花，隨太虛行踪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蓮華」之意，但此議竟未實行。……」

（二十日下午）

其他六○通的信說：

廣平兄：

我今天上午剛發一信，內中說到廈門佛化青年會歡迎太虛的笑話，不料下午就接到請柬，是南普陀寺和閩南佛學院公宴太虛，並邀我作陪，自然也還有別的人。我決計不去，而本校的職員硬要我去。說否則他們將以爲本校看不起他們。個人的行動，會涉及全校，真是窘極了，我只得去。……

入席，他們要我與太虛並排上座，我終於推掉，將一位哲學教員供上完事。太虛倒不專講佛事，常論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員們，偏好問他佛法，什麼「唯識」呀，「涅槃」呀，真是其愚不可及，此所以只配作陪也歟？……二十一日燈下。

第三天（十月二十二日），太虛法師由常惺、蕙庭二法師，陪同參觀廈門大學，由校長林文慶接待。太虛法師應請爲廈大學生數百人講《緣起性空之宇宙人生觀》，由常惺法師與林黎光居士二人合記，後來發表於《海潮音》月刊。這是廈門大學創辦以來，請僧人宣講佛學的第一次。

第四天（十月二十三日），廈門教育會會長余超（少文），請太虛法師於該會禮堂說法，我們閩南佛學院全體同學和許多居士前往聽講。首先由余超會長介紹太虛法師略史稱他爲當代佛學泰斗。法師爲講《大乘佛法的真義》，閩南大乘佛法重視現實與精進。是日聽衆極爲擁擠；廣大的禮堂座無虛席。

十月二十五日，爲舊曆九月十九，適逢觀音菩薩聖誕。太虛法師應白鹿洞住持覺斌法師、虎溪岩住持宏亮法師之請，與會泉法師等往遊白鹿洞與虎溪岩，受到熱烈的歡迎。白鹿洞與虎溪岩，各爲廈門八景之一，稱爲「白鹿啣烟」與「虎溪夜月」，是旅遊廈門的人必到之地。他回南普陀之後，寫了《南普陀題石》一詩，就

提到虎溪與白鹿。詩云：

南海普陀崇佛刹，虎溪白鹿擬匡廬。

千岩百洞奇難狀，隕石飛星古所都。

水鳥皆談不生法，林云巧繪太平圖。

山獅十八驚呼起，一吼當令萬象蘇。

太虛法師這次到廈，和南普陀結下了殊勝的因緣。一九二七年，南普陀首任十方住持會泉法師三年任滿，因常惺法師推荐，由兩序大眾及閩南諸山長老，公請太虛法師爲第二任住持，並推轉逢退居，常惺法師及轉岸當家三人代表赴上海迎接。

太虛法師於四月間與常惺法師先到福州，晤方聲濤，陳石遺，余君彥等知名人士，並遊鼓山，怡山諸巨刹。他在鼓山題了一詩云：

一泉湛湛阿羅漢，覓到靈源洞已深。

喝水岩前流更急，溪花照徹國師心。

丁卯（一九二七）三月，智水（怡山住持）、會泉、轉逢和尚同遊，常惺法師未至，太虛題句並書。

羅漢泉、靈源洞、喝水岩，均爲鼓山勝迹。

太虛法師到廈後，於四月二十九日（舊曆三月二十八）於南普陀寺行住持進山（入院）典禮，土農軍政僧各界數千人參加迎接，可謂極一時之盛。他任南普陀住持以後，即兼任閩南佛學院院長。以後的事，是大家所知道的，恕不贅述。

以上的回憶，已經六十一年了。當時參與歡迎的師友如今健在的已經無多。今年是大虛法師示寂四十周年，聽說《內明》曾出專號紀念，當時忙於他事，未暇爲文隨喜。今不辭老耄，執筆記此，以供研究太虛法師歷史的人作參考。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